

《儒林外史》天目山樵评本的特征论析

窦瑜彬¹, 王 炜²

(1. 武汉大学 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湖北 武汉 430072; 2.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 天目山樵评点是《儒林外史》评点系统中最晚出现的一家, 在辞、意两方面完成了自我创化。天目山樵评点高扬了评点者的主体感受, 有效激活并突显了文本原有的讽刺意涵, 形成了“评者中心”的批评范式。天目山樵评本在游戏笔墨之中, 实则包含着对于小说主旨的深入挖掘。天评本在评点思想和评点方式上都具有严肃性特征, 张文虎将“功名富贵说”聚焦于特定的名士群体, 并将清代朴学的学术范式纳入评点, 推动了《儒林外史》的经典化。天目山樵评点特征的形成, 受到评点者个人阅读、读者偏好和历史语境等复杂因素的影响。天目山樵评本促进了小说评点形态的更新、演进, 也包含着清末评点家丰赡的批评观念与思想。

关键词: 《儒林外史》; 天目山樵; 评点; 特征

中图分类号: I207.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19)05-0061-06

On the Features of Tian Mu Shan Qiao's Comments on *The Scholars*

DOU Yubin¹, WANG Wei²

(1. The Center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al Studi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2. College of Chinese and Literatur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9, China)

Abstract: Tian Mu Shan Qiao's comments were the latest one of all the comments related to *The Scholars*, and accomplished its self-creation in terms of words and meanings. Tian Mu Shan Qiao's comments highly praised the reviewer's main feeling, effectively activated and highlighted the original satire of the text, forming the "reviewer center" of the criticism paradigm. His caustic and witty words actually contained his in-depth excavation of the main idea of the novel. Tian Mu Shan Qiao's comments were characterized by his seriousness, while ZHANG Wenhu focused on a specific group of famous people, with the theory of "fame and fortune", incorporated the academic paradigm, namely the academic thought with examination as the main content of academic study in the Qing Dynasty, into the commentary, and completed an important step of making *The Scholars* a Chinese classic. The formation of the features of Tian Mu Shan Qiao's comments was influenced by the reviewer's personal reading, reader preference and historical context. Tian Mu Shan Qiao's comments promoted the renewal and evolution of the novel comment form, and also contained a wide range of critical concepts and ideas of critic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Key words: *The Scholars*; Tian Mu Shan Qiao; comments; features

张文虎(1808—1885), 字孟彪, 笔名天目山樵。同治二年(1863), 张文虎应曾国藩之邀赴皖, 翌年

收稿日期: 2018-07-15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易代之际文学思想研究”(编号: 14ZDB073)

作者简介: 窦瑜彬(1992-), 女, 湖北武汉人, 武汉大学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明清小说。

王 炜(1973-), 女, 河南淅川人,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明清小说。

入金陵书局,主校席十三年之久。同治十二年(1873)冬,张文虎以衰老辞归。之后,他致力于评点《儒林外史》,“评是书凡四脱稿”,^{[1](P441)}并于同治十二年暮春,以及光绪二年、三年、五年、六年、七年多次为评点写有识语。作为《儒林外史》评点系统中最晚出现的评本,天目山樵评本在承续、补充、衍化既有评本的基础上,完成了自我创化,在辞、意两方面都能够自成一家。从语言风格上看,天目山樵评点展现出“刻薄”的特征;从核心旨意上看,天目山樵申发了“功名富贵说”,在评点思想及评点方式上具有严肃性。

—

《儒林外史》评本众多,从卧闲草堂评本到天目山樵评本,各家评点风格不一。其中,天目山樵评本的核心特点是“刻薄”。张文虎谈到自己评点《儒林外史》的情况说:“有友看我批本,慨然曰:‘会当顽石点头!’予曰:‘点头未必,只恐凿破混沌,添了许多刻薄。’”^{[1](P442)}可见,“刻薄”是天目山樵有意为之的评点方式。他在评点《儒林外史》时,不以耐心教育、透彻说理的庄正之语为务,而是要以凿破混沌的“刻薄”言辞进行批评。

天目山樵评点的“刻薄”,首先体现在评本接续正文的叙述,对人物直接进行笑骂的揶揄之辞。天评的特点是绵里藏针,把“讽”的内核隐藏于“夸”的外衣之下,这种夸张用嘲讽、戏谑、讽刺的方式“凿破混沌”,能够产生令众人发笑、令被讽者惭愧的讽刺效果。如,《儒林外史》第二回描写夏总甲的自我夸耀和吹嘘,他说自己“每日骑着这个驴,上县下乡,跑得昏头晕脑。打紧又被这瞎眼的亡人在路上打个前失,把我跌了下来,跌的腰胯生疼!……你还说哩,从新年这七、八日,何曾得一个闲?恨不得长出两张嘴来”。^{[2](P19)}天评接续正文说:

还要生出四只脚,免得骑驴受跌。^{[2](P19)}

吴敬梓在描写人物时,没有直接撕破夏总甲的虚伪,只是让人物自我表演。读者必须经由个人的阅读经验,联系前后文语境才能体会到小说文本中隐含的讽刺效果。天目山樵评点则有意突显并强化批评者的立场,对人物毫不留情地揶揄。小说文本中夏总甲的夸张是自我打趣,天评所说“免得骑驴受跌”,看似是给予同情,实际是借人物的话头刻薄地嘲讽夏总甲。天目山樵在评点《儒林外史》时,往往切入到文本中人物的话语内容、细节之中,形成一种类似于插叙的话语方式。这看似中断了文本自身叙述的节奏,但实际上与文本形成了统一体,并造成了顿挫之感。如,在第三回,天目山樵的评语多穿插在胡屠户的言语中间,他从评点者立场出发,打断胡屠户叙述,直接对其进行讽刺性揶揄。这种方式形塑了小说人物与评点者的共时性关系,评者将自身置于小说情境之中,在同一个场域时空下设置了不容忽视的在场证明,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对小说中诸色人物“刻薄”的嘲讽与批评。

当然,在天评本中,这种“刻薄”之语未必是直接切入在具体的场景、细节之下,有可能是滞后或延迟的。如第四回,描写张静斋故作清高,义正词严地教唆知县万不可受教亲们送的牛肉,他在宾主间侃侃而谈经纶礼义,说自己“只知有皇上,那知有教亲”,^{[2](P58)}天目山樵评道:“何妨?‘有经有权’。”^{[2](P58)}这句评点看似突兀,但实际上是接续了第四回中,张静斋在范进丁忧之期怂恿他一同“打秋风”的话。张静斋劝范进不必太过拘泥于礼法,他说,“礼有经,亦有权,想没有甚行不得处”。^{[2](P53)}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很容易遗忘此前的情节,从而不能明察人物的心口不一。天目山樵的评点则有意转引张静斋之前的言辞,让读者牢记人物之前说出的言辞与之后做出的行动之间形成的巨大反差。这样,评点与文本形成了严密的互文关系,制造了强烈的反讽效果,犀利、辛辣地展示了张静斋假作纲常之士、实则毫无原则的伪善。天目山樵也采用这种方法评点王德、王仁二兄弟。严监生过世后,王德、王仁因畏惧严贡生,闭口不言,不愿为赵新娘做主。天目山樵评道:“‘纲常上做工夫’的人不肯轻出议论。”^{[2](P86)}“纲常上做功夫”,正源自《儒林外史》第五回。王氏二兄弟收了严监生和赵新娘的银钱,当即表示“我们念书的人全在纲常上做工夫,是做文章,代孔子说话,也不过是这个理”,^{[2](P69)}他们默认了赵新娘扶正这件事是合乎纲常礼法的。天目山樵借用二人的言辞暗暗讽刺了他们的圆滑世故。在《儒林外史》中,某一个或者某一群人物前后言行之间有可能间隔着诸多其他的人物、事件、活动等,这种逾越尺幅的细节关联可能为读者设置了较大的阅读障碍,易于导致讽刺的失效。天目山樵评点通过直接转引人物的言语,缩短了关联、对比的范围和幅度,形成刻薄的反讽,巧妙地申明了《儒林外史》“魑魅魍魎,毕现尺

幅”的特点,^{[2](P692)}有效激活并突显了文本原有的讽刺意涵。

天目山樵的“刻薄”还表现在,他常常不加遮掩地表达评者自己的主观好恶。对比天目山樵与黄小田的评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天评的这一特点。例如,第一回和第三十回描写一夯汉和季苇萧之“俗”,黄小田评说:“不料其开口便俗,却是先生著书本意”;^{[2](P3)}天目山樵评说:“开口便是才子佳人,彼以为雅,我厌其俗。”^{[2](P369)}黄小田既没有用庄语责之,也没有用谑语诛之,而是将人物的“俗”归置于“先生著书本意”,借作者的立场来消解评者的声音,有意展现出评点的理性与客观。天目山樵则与黄小田奉作者为圭臬的评点方式形成了互衬。天评掺入明显的主观意图,毫不避讳地表达自己的情绪,为小说中的人物立下判语。天目山樵直言自己“厌其俗”,鲜明表达了评点者对季苇萧这一人物的鄙夷、厌恶。在后续的评点中,天目山樵还将之称为“俗物”,^{[2](P142)}这种降“人”为“物”的方式直接表达了评点者对人物的贬低与不屑。天目山樵的这种“刻薄”正是有意而为之的策略。天目山樵曾在识语中谈到,黄小田的评点“颇得作者本意,而似有未尽”,^{[1](P440)}因此,自己有意识地“别有所增减”。^{[1](P441)}他在评点中明确表达个人好恶,呈现出“刻薄”的特点,这正是天评本对于黄评本的有意反拨。

天目山樵评到激愤处,往往发展成为骂詈,形成“骂世”的评点风格。如,第二十一、二十二回评牛浦郎一节,天目山樵在一评、二评中说,“却是极下流的人”,^{[2](P262)}“下流”,^{[2](P263)}“前书写匡超人庸恶陋劣极矣,却接手又写一牛浦郎,其庸恶陋劣更出其上”,^{[2](P272)}“下流昧良可恨”,^{[2](P274)}“该死”,^{[2](P275)}“下流无耻”,^{[2](P275)}“恶烂至此”,^{[2](P276)}“可杀”,^{[2](P276)}“末等下流,我亦不复能骂之矣”。^{[2](P277)}天目山樵使用了10处之多的评点,谴责牛浦郎侵占牛布衣诗集、侮辱二卜的行为。“下流”一词已不足以表达天目山樵作为评点者的鄙夷不屑,他还将牛浦郎置于非人的层级之中,认定“小牛则禽兽之不如矣”,^{[2](P277)}这个人甚至到了“该死”、“可杀”的地步。天目山樵频繁使用骂詈的词语,用以指称、对应小说中的各类人物,如,评夏总甲是“乡户驴猪都总甲”,^{[2](P4)}评范进是“尖嘴猴腮、倒运鬼”,^{[2](P42)}评陈和甫是“蛔虫”,^{[2](P138)}评张铁臂是“妖怪”,^{[2](P159)}评匡超人、景兰江等名士是“活老鼠”,^{[2](P230)}评牛玉圃是“乌龟”,^{[2](P290)}评方盐商、彭乡绅是“溷厕中物”。^{[2](P558)}这些评语措辞苛猛,不留情面,评点者的激烈情绪可见一斑。

总体来看,天目山樵在评点过程中,有意识地以极端的“刻薄”申明、展示《儒林外史》中暗藏的讽刺。天目山樵有意识地高扬评点者的主体性与个人感受,剔除并剥夺了《儒林外史》原文的含蓄,而代之以针对性、结论式的品评,形成了一种“评者中心”的批评范式。徐允林说,这样的评点往往能带来“快意多矣”的阅读效果。^{[2](P699)}王承基也谈到,天目山樵的评点“令人赏心豁目,洵推妙手”。^{[3](P700)}的确,天目山樵的“刻薄”既鞭辟入里,又呈现出一定的幽默风趣、恣意不羁的风格。他的评点戏剧性地夸大人物的性格特征,这种“刻薄”的方式能直接引发读者迸生出会心一笑、拍手称快的阅读体验。

—

天目山樵评点从语言风格上看是刻薄的,从性质目的上看则是严肃的。天目山樵将评点作为重要的方法,匡助吴敬梓完成立言、留名、存书的宏大使命。他在评本的识语中和盘托出自己的评点目的说,“无负著书者一肚皮眼泪,则批书者之所望也”。他将《儒林外史》视为吴敬梓怀抱嫉世之心所作的“沉痛”之书,他在认定《儒林外史》的主旨时,延续了卧闲草堂评本的“功名富贵说”。天目山樵评点的“刻薄”之辞虽然在风格上与卧闲草堂评本等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然其意指所归,实亦相同”。^{[5](P695)}天目山樵的评点在游戏笔墨的外衣之下,其内核仍是严肃的,他的目的是以刻薄之语点醒那些追逐“功名富贵”的“名士”。

清代末期,《儒林外史》各评本在评点形态上不断演进、在风格特征上形成了断层,但我们必须要注意到的是,这些各具特色的评点本在阐释《儒林外史》的主旨思想时,则具有连贯性、系统性,多家的观点在纵深面上不断延续。《儒林外史》卧闲草堂本提出,这部小说“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2](P687)}天目山樵论及《儒林外史》的主旨时,在识语中开宗明义对“功名富贵说”进行重述和增饰:

功名富贵具甘、酸、苦、辣四味。炮制不如法,令人病失心疯;来路不正者,能杀人。服食家须用淡水浸透,去其腥秽及他味,至极淡无味,乃可入药。^{[1](P292)}

天目山樵以“甘、酸、苦、辣”为喻体,暗指“功名富贵”是生活中必然、必需的存在,但这一存在随着

个人性情、风云际会的流转，可能会变生出人间百态。对“功名富贵”参不透、用不正则会“病失心疯”“能杀人”。他承续了卧评本的论断，饰以文学性修辞，并进一步申发。这样，《儒林外史》的多家评本之间形成了呼应关系，规避了《西游记》评点史上出现众声喧哗的误读局面。

天评本还认定《儒林外史》是围绕“功名富贵”而展开，目的是为名士群体“下针砭”。^{[1](P292)}“功名富贵”这一味特定的药材正是针对文人名士而开出的，这也正是天评本在承续、申发卧评本的基础上形成的自我创化。卧评认为，《儒林外史》是描摹与“功名富贵”相关的各色人物，这些人物是并行关系，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因此，“读之者无论是何人品，无不可取以自镜”。^{[1](P254)}而天目山樵则认为，吴敬梓并不是对这些人物进行客观的、等量的描摹，而是要有意对人物的特点和重要性进行区分。他特别指出，“《外史》所书皆瑕瑜互掩之品”，吴敬梓是要以“连类相及”^{[2](P634)}的方式针砭名士。他评马二、匡超人等说，“极写西湖之幽秀，风俗之繁华，与马二先生之迂陋穷酸互相映发，形容尽致”，^{[2](P191)}“二娄之于权勿用，庄徵君之于卢信侯，杜少卿之于沈琼枝，秦中书之于万中书，不同而同，同而不同，作者不避复”。^{[2](P604)}天目山樵还指出，《儒林外史》中一些理想人物形象，是作者用以反镜名士群体的。他认定，萧云仙和郭孝子应位列儒林之首，他说，“云仙又风雅又有干才，我以为在虞、庄、杜三人之上”，^{[2](P493)}“郭孝子才是书中第一人”。^{[2](P466)}即便是文本中着墨较少的人物，也为诸多名士起到了衬托的作用。他说，“官场、僧道、隶役、娼优及王太太辈，皆是烘云托月，旁敲侧击”。^{[1](P292)}天目山樵在评点中指出文本前后的照应、对锁、迭现之处，使人物之间相互比衬，判出高下。围绕着“功名富贵”这一核心问题，《儒林外史》中繁多驳杂的人物形成了轻重、主次分明的层级关系，使文本的核心聚焦于病态化的文人名士，突显出天评的严肃性、系统性。

天目山樵认定，《儒林外史》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讽刺“功名富贵”的教化小说，而是包含着吴敬梓极强现实隐喻、用世思想的作品。天目山樵最为推崇郭孝子与萧云仙，认定他们一为“孝子”，一是“经世之才”，这二人才是“作者寓意所在”。^{[2](P466)}他还认为，以虞、庄、杜三人为主的泰伯祠大祭是彰显郭、萧二人的蓄势之笔。^{[2](P480)}天评在这一问题上，与其他评点诸家不同。历来评家对于文中描写郭孝子及萧云仙数回不予重视，如，卧闲草堂评本将泰伯祠大祭一回视为“一大结束”，^{[2](P465)}此后描写郭孝子及萧云仙不过是“余文”^{[2](P603)}“变调”；^{[2](P466)}黄小田评点也将三十八至四十回视作“略投时好”“无关正旨”之笔。^{[2](P480)}天目山樵的评点则指向了一种可能：吴敬梓的真正旨意，实际上隐含在郭孝子与萧云仙之中。天评明确地指出了《儒林外史》泰伯祠大祭中不同人物的表现：大祭唯虞、庄、杜、迟诸人无功名富贵之心，但那些参与者则“不免切切于此”：

雨花台祠凡祀先贤二百三十人。而此独举泰伯者，泰伯青宫冢嗣而潜逃避位，如弃敝屣，其于功名富贵无介意。《儒林外史》除虞、庄、杜、迟诸人，皆不免切切于此，此番大祭亦居然系名其间，得无文不对题？亦作者寓意所在也。^{[2](P466)}

对比之下，在这热闹喧嚣之中，郭孝子的选择是“未与大祭”。天目山樵指出：

郭孝子才是书中第一人，却未与大祭事，意在言外。^{[2](P466)}

的确，祭泰伯之事有所隐喻，切切于功名富贵的名士纷纷掺杂其间，真正的孝子却未与大祭，这本身就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反讽。这场大祭正反映出吴敬梓“一方面赞赏真儒提倡礼乐、推崇儒学的救民热忱，一面又并不相信礼乐活动能够起到矫世变俗的作用”。^{[3](P101)}这也许正是天目山樵所说的“作者之意微矣”，^{[2](P491)}即作者没有明言的衷心底蕴与面对现实的内心悲慨。天目山樵还评道：“大祭后接写郭孝子何也？泰伯之事太王，视于无形，听于无声，三以天下让，宗庙享之，子孙保之，德之至极，孝之至极也，接写郭孝子正其寓意处。由武书引入者，武书亦孝子也。”^{[2](P466)}萧云仙、郭孝子可能分别代表着复古救世与践履经世这两种不同的社会理想。在天目山樵看来，在洞观了《儒林外史》描述的救世无望的事实之后，他认为，只有不汲汲于纷扰的世事，而纯粹以践履经世的郭孝子、萧云仙才有可能力挽颓势。

天评本的严肃性，不仅表现在对作品主旨的关注上，而且也体现在天目山樵的评点范式上。天目山樵受清代朴学风气的影响，针对小说阅读过程中“不善读者但取其中滑稽语以为笑乐”，^{[1](P281)}多是随意看过的现实，他有意将清代朴学的学术范式融入《儒林外史》的评点。他在评点过程中常常引经据典，有学者统计，天目山樵评点征引的书籍涵盖经史子集各部，共计46种。^{[4](P110)}这些援引经典的评点起到了考订原型、拓展知识、增添趣味的作用。^{[5](P6-8)}另外，天评中还补录了大量关于吴敬梓生平经历

的文献,以还原真实的创作生态。这种评点范式在《儒林外史》阐释史上意义重大,它快速有力地推动了《儒林外史》的经典化。在《儒林外史》评点史上,前有卧闲草堂评本辨明主旨、章法,继而有齐省堂评本和黄小田评本阐明结构、情理,并开考据、校勘之先声,又有天评本将文本及其评点纳入清代主流的朴学风潮之中。这些评点确认了《儒林外史》在知识体系中的位置:这部小说不是向壁虚造、凭空而作的娱人耳目之作,而是与其他的经史之作具有同等的价值,“如经籍之益人,而足以兴起观感”。^{[5](P692)}

三

天目山樵评点刻薄与严肃性相融,这是清代末期小说评点中多元因素综融的结果。将天目山樵评点作为特定文学现象归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中,考察张文虎个人阅读史、评点场域以及时代际会,我们才能把握这种评点风格形成的内在逻辑。

从张文虎的个人阅读史来看,他喜通俗文学。张文虎曾以“天目山樵”的笔名刻有《廋辞偶存》和《俗语集对》两种。“廋辞”,是官宦与文人间讥诮消遣的游戏,在婉曲的言辞之下,暗含较强的讽刺意蕴。“俗语”,则是民间口耳相传的、约定俗成的形象化语句。值得注意的是,张文虎作廋辞、俗语及评点《儒林外史》,皆用“天目山樵”这一笔名以示与原始身份的区隔,原因在于三者都属于“游戏之笔”。^{[6](P1)}张文虎也有意将廋辞、俗语中通俗性、口语性、讽刺性的文字熔铸于《儒林外史》评点之中,客观上促生了其评点诙谐式的“刻薄”风格。因此,天评中的一些文字往往是兴到涉笔之辞,充满光怪陆离的戏谑,如,“一道灵魂寻马罕默德去了”,^{[2](P59)}“周进毗于阴,故痛哭不休;范进毗于阳,故中风狂走”,^{[2](P39)}“我疑杀的是猪八戒”,^{[2](P169)}“脸巴子放生了”。^{[2](P337)}这些评点语言,或在形式上借鉴俗语的话语方式,或在字句里融合时下的新鲜语汇,戏谑讽刺的基调中,体现着张文虎诙谐的个人风格和阅读旨趣。

张文虎的个人阅读史具有学术性、系统性的特点,这使天评带有明显的传统学术印记。张文虎治学不专一家,极为渊博,闵萃祥说,张氏“溯自惠、江、戴、钱诸家而后,可谓集大成也已”。^{[7](P5)}张文虎读书阅历百家,又从事校勘工作,形成了“集大成”的学术品格。张文虎早年为金山钱氏校刻图书逾百种,据《钱氏家刻书目》记载,其中经部包括《左传》《公羊传》《穀梁传》等,史部包括《国语》《国策》《元史续编》等,子部包括《华严墨海集》《醉经楼经验良方》《达生编》等,集部包括《元诗选补》《勤有书堂誉稿》《古松楼誉稿》等,丛书包括《小万卷楼丛书》《守山阁丛书》等。道光年间,张文虎赴杭州文澜阁,“纵观《四库全书》,手自校订”。^{[7](P2)}同治年间赴南京金陵书局,历经十余年,主持校勘《四书》《十一经》《史记》《前汉书》《三国志》《文选》《船山遗书》及王士禛《古诗选》、王念孙《读书杂志》等书。除此外,张文虎还编纂修订了一定数量的地方志。他将朴学的治学方式迁移至小说评点,并形成融会贯通的经典意识。在《儒林外史》的评点中,相当分量的校勘、注疏、考据,正源自张文虎深厚的传统学术积淀,使其评点具有严肃性、学理性特征。

张文虎在辞归后至逝世前的数年间完成《儒林外史》评点,这使他的评点具有自娱、自适的个性化、主观化的特点。张文虎将自身趣味寄托于小说评点,试图在经史的桎梏之外实现自我的表达与释放。如,徐珂在《清稗类钞》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张文虎)晚年居钱氏复园,为其校勘书籍。丹铅余暇,辄步行出园,至西门外茶寮小憩。茶寮无雅座,流品混淆。或语之曰:“此间烦嚣乃尔,君何耐之?”则曰:“吾尝阅全椒吴敬梓所撰《儒林外史》,其书于人情世故,描写尽致。此间形形色色,悉能肖之。吾至此,不啻重温此书一过也。”言毕大笑。^{[8](P1797)}

这还原了张文虎晚年评点《儒林外史》的生活场域以及心态。古代的茶寮大概可分为两类:一是,官宦私家园林中专门设立的独立小茶屋,主要是为文人雅客提供雅意禅栖之所;二是,人来人往的公共场域,与“酒坊”“酒肆”的性质相类,主要供人喝茶谈天。^{[9](P59)}张文虎所坐的“茶寮”,则当属后一种开放性、公共性的场所。他将在“流品混淆”的烦嚣之地对人情世故的观察,与温习《儒林外史》相类比,认为“不啻重温此书一过也”,这是张文虎有意识地将阅读与生活同质化。张文虎的阅读、评点《儒林外史》不以获取学理性知识要素为旨,而是通过小说阅读自给,实现对于个人生存状态的理解、彻悟。“茶寮小憩”中喧闹的生活经验也会反哺于评点,其中必然会羼入张文虎个性体验的独特感悟,在审美形态

上会更趋近自身的个人旨趣,形成自娱、自适的特点,鲜明地呈现评点者个人心态、意绪、情感。

《儒林外史》的评点,不完全是张文虎个性观念、个体意识的私人化表达,它还在时代风会的影响下,呈现出向“评者中心”“读者中心”倾斜的态势。

近代的学术观念和学术体系形塑了张文虎对小说的认知,他开始有意将“小说”与“史”分离,这种明确的文体意识为“评者中心”批评范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确定《儒林外史》的文体属性时,卧闲草堂评点将小说的源头追溯至《史记》,天评则认为“《外史》用笔,实不离《水浒》《金瓶梅》”。^{[1](P292)}这意味着张文虎将《儒林外史》从“史”的文体脉络中抽离、切割开来,转而置于《水浒》《金瓶梅》的支流中。这样,张文虎认定,通俗小说自成一脉,是一种完全独立的文体。小说并不具有“史”的纪实性,而是具备虚构的特质。小说中的诸多人物虽有创作原型,但不必将人物与史实对号入座。张文虎说“描写世事,实情实理,不必确指其人”,^{[1](P292)}这就使评点对象从“史”之人物中解放出来而成为“小说”之人物,即艺术化的形象。评者不必再受到史实的规制、束缚,而是被赋予充分的自主权,在评点时可以进行合乎旨意的再想象与再阐释。如,在涉及吴敬梓与杜少卿之关系的问题上,张文虎明确反对金合识中“书中杜少卿乃先生自况”^{[2](P640)}的观点,他认为“此敏轩形容语,聊以自托,非谓己即少卿也”。^{[1](P441)}张文虎在为小说虚构成、艺术化特性辩护的同时,其实也是为评点者以个性化的眼光自由表达争取合法性空间,这就从黄小田“作者中心”的批评范式转而为“评者中心”的批评范式。

《儒林外史》天评本还顺应了近代文学商业化的风潮。天评之前,《儒林外史》的诸多评本往往采用“法语之言”,^{[1](P695)}张文虎则开创了新的评点策略,他的阐发在贴合文本旨意的同时,又着意于追求可读性、趣味性。张文虎主金陵书局校习十三年之久,长期积累的行业经验对于他的评点活动有所助益。他以讥讽诙谐的文字风格进行评点,正是将当时接受群体的阅读偏好纳入考量后,采取的顺乎读者和受众的策略。天目山樵评点本还在申报馆付梓发卖,商业化印发模式的介入又必然会促使他的评点文字进一步向读者倾斜。天二评中诙谐之辞的比重相较天一评来说只增不减,到光绪十一年(1885)上海宝文阁刊行的《儒林外史评》发卖时,书商还特意在书名前缀以“天目山樵戏笔”的名目,把游戏笔墨作为醒示并吸引读者的重要卖点。这部评点本在江沪地区颇受欢迎,张文虎的这种评点策略应该说是十分成功的。

当然,天目山樵评本顺应受众、读者有意而为之的“刻薄”,绝不是浮于表面的游戏笔墨,其评点内核仍然是严肃的、深刻的。这既彰显了张文虎的个人旨趣,也包蕴着他对于时代的深入思考。张文虎在特殊的时代环境下,用“浪谑笑虐”的方式点评《儒林外史》,^{[10](P225)}这是历史的必然。《儒林外史》天目山樵评点亦谑亦庄的特点,正是张氏在经历“稿毁于兵”的动荡之时,^{[11](P6068)}触目时事,寄愤懑于文辞的严肃表达。张文虎的这种评点策略既促进了小说评点形态的更新、演进,也包含着丰赡的批评观念与思想,推动了小说评点的近代转型。

参考文献:

- [1] 张文虎. 天目山樵识语[A]. 朱一玄, 刘毓忱编. 儒林外史资料汇编[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2.
- [2] 李汉秋. 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 [3] 张国风. 儒林外史试论[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 [4] 严维哲, 孙逊. 晚清文人小说评点的经典意识——以《儒林外史》张文虎评本为中心[J]. 天津社会科学, 2017, (3): 109–115.
- [5] 姜胜. 论张文虎《儒林外史》评点的朴学倾向[J]. 滁州学院学报, 2010, (3): 6–8.
- [6] 黄安谨. 《梦因录》跋[A]. 张文虎. 覆瓿集[M]. 同治、光绪年间刻本.
- [7] 闵萃祥. 州判衔候选训导张先生行状[A]. 张文虎. 覆瓿集[M]. 同治、光绪年间刻本.
- [8] 徐珂. 清稗类钞(第四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 [9] 赵建坤. 《儒林外史》与茶寮——兼论《儒林外史》的叙事特征[J]. 名作欣赏, 2011, (8): 59–61.
- [10] 陈元之. 西游记序[A]. 朱一玄, 刘毓忱编. 西游记资料汇编[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2.
- [11] 清史列传[M]. 王钟翰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责任编辑:刘伏玲)